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十八

起元熈提格盡
柔兆敦牂凡五年

世宗肅皇帝

嘉靖二十一年春正月壬午朔御奉天殿以昭聖皇太后未耐庶免百官稱賀賜文武節錢鈔免宴 戊子吏部尚書許讚以邊報屢警軍需匱乏請發內帑借百官俸竝解山東河南各贓罰以濟軍儲得旨內帑不必發餘俱報可讚又請括富民之財開鬻爵之令上以非盛世事不允 是月戶部尚書李如圭條上鹽法四事先

是上以變亂鹽法由于餘鹽敕罷之淮浙長蘆悉復舊

法夾帶者割沒入官變賣者以時估為準竝令戶部詳

議以聞至是如圭議請一革餘鹽一禁權勢囑託及占

窩買賣之弊一商人報中俱置印信簿籍行各邊郎中

或巡撫收掌收納事完轉行巡鹽御史查驗一各邊急

缺糧草者方令商人上納其孤城遠堡不得以兌支為

名致多侵冒是時御史吳瓊又請各邊中鹽者皆輸本

色詔皆從之然令甫下而尚書許讚復請開餘鹽以足

邊用部議從之于是餘鹽卒不能禁成異据明史食貨

志敕罷餘鹽事在
二十年實錄統系之
是年正月今從之
二月癸亥啟蟄行祈穀禮于元

極寶殿遣成國公朱希忠代命建春祈大齋于朝天宮
三日 丙子詔暫罷耕藉遣官祭先農 三月壬午以

僉都御史翟鵬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
督宣大軍務兼理糧餉時樊繼祖被劾罷宣大總督員
缺吏兵二部會推毛伯溫及鵬上以鵬方督三省軍務
遂用之 壬辰承天督工工部尙書顧璘還進所輯興

都志書詔付史館取寶錄刪定之 是月內閣夏言以

九年考滿復少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勲階兼官

悉如舊仍賜宴禮部給予誥命自郭勛之敗上復嚮用

言而嚴嵩之構起矣

致異復夏言少師等官明史宰輔表系之二月證之寶錄則三月壬

申也今改系

夏四月丙辰建大享殿先是上命撤大

祀殿以爲明堂大享之所至是諭禮部曰周之明堂與

郊祀竝重曩以季秋享地未定特祭于元極寶殿朕心

歉焉茲朕自作制象立爲殿以祀上帝配以皇考睿宗

恭薦名曰大享行禮如南郊陳設如祈穀其令工部速

濟大工以稱朕寅奉上帝之至意 庚申大高元殿成

先是上欲別祀天神爲民祈福命于西苑建殿舉安神

大典至是成詔自初十日始停刑止屠百官齋戒行香

至二十日止仍令英國公張溶等分詣朝天宮及祠廟

行禮

攷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庚申卽實錄所稱初十日是也是月辛亥朔

丙子振順

天永平府饑。是月總督兩廣軍務右侍郎張經會同
總兵安遠侯柳珣討思恩九姓土司平之初思恩既設
流官遂有土目王受及田州盧蘇之亂新建伯王守仁
一意招撫檄受等破八寨之賊因請列思恩地爲九土
巡檢管以頭目其後九司頭目日恣所轄蠻民不堪于
是土民劉觀盧回等因之煽誘聲稱盡除九司之官復
流爲土至是亂且三年經珣會督田州土兵遣副使翁
萬達等進勦萬達因有事安南計禽盧回殺之招撫從
亂者三十餘人思恩遂平 五月辛巳張經柳珣奏勦
廣東瓊州黎賊禽斬五千有奇殲其賊首三十八人俘

獲男女一千二百餘人招撫餘黨七千有奇捷聞詔加

珣少保陞經兵部尚書

攷異沈氏從信錄以爲論平安南之功明書記平瓊州賊于五

月與實錄同據實錄二人加官皆以平黎州賊功非安南也今從之

丁酉以久旱夏疫

令太醫院及順天府惠民藥局措置藥物散給居民上

躬禱雨于太素殿戊戌雨數日乃止諸臣表賀優詔荅

之 閏月戊辰詣達復遣使石天爵欵塞求貢巡撫大

同龍大有欲掩以爲功誘天爵而縛之詭言用計禽獲

詔下兵部議以天爵本華民爲寇驅使去年守臣失計

放還遂至塗炭山西震驚畿輔茲復馮藉故智叩關申

請宜禽斬以振國威詔磔天爵于市自大有以下文武

將吏皆陞賞有差于是邊患復熾

攷興諸書皆系之六月諸達入寇之下奉

連竝記也明史本紀系誘殺諸達使于閏五月戊辰據

實錄也本紀但言遣使證之韃靼傳卽石天爵也實錄

所載較詳

庚午總督宣大侍郎翟鵬奏頃據降虜言

今參書之

寇已集兵三十餘萬將入犯乞亟調陝西薊遼各兵赴

鎮防禦竝敕戶部多發鹽銀分委召羅以備兵需鵬自

蒞任以來三請皆不許至是兵部復奏鵬尙駐宣府宜

令速赴朔州以便認度上以鵬新受命首乘銀幣舉措

已乖又出京日久尙駐宣府抗命怠事深負委任令革

職閉住其邊務由兵部亟行各邊撫鎮戮力建功總督

官且罷設 六月辛巳上以久雨傷禾切責內閣因發

夏言欺謗舞文各罪狀初言復入閣上雖優禮然恩眷已不如初慈慶慈甯兩宮宴駕郭勛嘗請改其一以居太子言不可與上意合至是上猝問太子當何居言忘前語念興作費煩對如勛指上不悅又疑言官劾勛出言意及建大享殿命中官高忠監視言不進勅稟入直西苑諸臣上皆令乘馬又賜香葉束髮巾用皮帛爲履言謂非人臣法服不受又獨乘腰輿上積數憾欲去言因手敕歷數其罪而嚴嵩之間遂行嵩久恨言會言失上意嵩日以柔佞取寵言懼斥呼嵩與謀嵩則已潛造陶仲文第謀齟言代其位言知愾甚諛言官屢劾嵩上

方憐嵩不聽也兩人遂大郟一日嵩燕見頓首雨泣懇

言見凌狀上使悉陳言罪嵩因振暴其短自是上不直

言矣

攷異此据明史夏言本傳諸書多系之七月下蓋龍言在七月而先期責言罪狀竝屬嵩懇言見凌

云云傳中皆書于六月 辛卯諳達因石天爵被殺之

證之實錄同今分書之 怨遂帥眾寇山西駐朔州先是兵科給事中錢亮等言

龍大有撤大同兵以守鴈門是舍門戶而禦堂堂也宜

留大同兵以遏敵衝調陝西兵以備鴈門本兵議撤宣

大兵而守居庸是支東而傾其西也宜留宣大兵以守

藩籬增調遼東兵以備居庸又言井陘乃河北諸郡襟

喉平陽爲山西全省要害俱宜增戍請調山東河北民

壯以守井陘調河南徐邳軍壯以守平陽而博訪將才
尤爲急務兵部覆議從之上以宣大二鎮凡戍重兵正
爲山西畿輔藩籬宜專責之守臣協力戰守詔甫下而
寇已入山西境矣 上旣歷數夏言之罪復曰郭勛已
下獄而言猶干羅百織言官爲朝廷耳目專聽言主使
朕不早朝言亦不入閣軍國重事取裁私家王言要密
視等戲玩欺謗君上怒及神鬼言大懼請罪居十餘日
丙申值睿宗諱辰猶召言入拜候直西苑言因謝恩乞
骸骨語極哀疏入留中入日致異此亦六月事而實錄不具今据明史本傳言以
七月朔日罷而上疏乞骸骨在前入日六月小建則二
十三日也又攷言七月再乞致仕疏中言六月十六日

蒙皇上口宣召臣入拜皇考忌辰證之實錄睿宗忌辰在丙申爲六月十七日則以先一日召言入拜也傳中所記六月日分皆與實錄符今從之

壬寅寇入雁門犯廣武官軍敗績丁未犯太原山西撫按告急兵部議撥甯武兵守省城復調延綏固原兵應之寇至城外無所掠大肆焚燒遂引兵南下 秋七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言罷言再

疏乞骸骨會日食乃下手詔日食過分正坐下慢上之咎其落言職閒住己又降敕諭禮部自引三失自明日爲始修省三日躬告于元極寶殿期大小臣工各宜洗潔乃心修舉職業並令部臣刊刻頒告天下于是御史喬佑給事中沈良才等皆具疏論言且請罪上大怒凡

貶黜十三人而高時以劾郭勛故遂同謫遠邊

攷異十人據

實錄所載降一級謫邊方者四人喬佑錢應揚楊僕及高時也對品調外任者九人何允魁章榮白賁朱亮黎循典焦璉李臻余煥龍遂也此外又有奪俸半年之王珩等三十六人奪俸兩月之賈大亨等二十四人以皆留用故不在貶黜之列而沈良才不預于貶黜十三人之數疑亦從輕奪俸耳又實錄言高時初擬對調上特改入降級調邊則傳中所言以劾郭勛故者是也今增識于注中

庚戌寇自太原南

下欲犯平陽澤潞山西撫按請發京兵赴援上以京兵

未可輕動下兵部議部言寇既下平陽則省城固已解

嚴各路阻隔官兵亦隨至矣請將見在至客官兵摘發

二枝專守省城以固根本至于寇入平陽盖有三路中

由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由介休趨沁州經岳陽

浮山以入西由石州趨隰吉石樓等處以入竊計靈石
大險勢難突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
兵伺之寇可圖也或由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北去
臨清真定僅數百里宜令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敵不
得過太行乃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
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河南山東北直隸一帶俱爲
可慮也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由隰州入石州趨偏頭甯
武亦宜備之諸凡賞格宜各行榜諭以勵人心從之是
日我軍遇寇騎于孝義縣師同橋斬首十三級寇方移
營北走會延綏巡撫萬潮奏頃得降者言虜謀不獨寇

山西屯欲趨盧溝橋以窺京師兵部言都城備豫久矣
儻盧溝橋有警不得不調援宣薊兵馬除赴援別鎮外
餘卽整柵以待上以近日軍情警急凡本兵題請奏討
許各部先發後聞不必往復稽遲以致誤事 乙卯兵
部言寇在山西勢甚猖獗各鎮守巡官軍因無總督大
臣調度未免各分彼此不肯僇力往年遼東兩廣河套
有警俱用總督專征戎事有賴近雖奉旨裁革但今日
邊事方殷事權不一乞敕吏部會同府部九卿科道推
舉在廷大臣忠誠有將畧者復令爲總督則節制歸一
而邊患可無虞矣上從其請令閑住侍郎翟鵬復任

已未寇犯潞安大掠沁汾襄垣長子等處詔河南山西
巡撫各選精兵趨山西之潞黎及河南之磁州臨洛等
處以爲聲援仍令翟鵬兼督山西河南巡撫以下俱聽
節制事甯之日如故 丙寅寇復回太原由忻崞代州

而北屯祁縣參將張世忠督兵力戰敵圍之數重自己

至申所殺傷相當已而世忠矢盡見殺百戶張宣張臣

俱中流矢死寇遂從雁門關故道去致異明史本紀是

掠沁汾襄垣長子參將張世忠戰死韃靼傳於寇潞安

下云復從忻崞代而北屯祁縣張世忠力戰死據此則

世忠之死在祁縣也實錄系寇回太原于丙寅贈張世

忠于丁卯蓋亦摺奏報之文耳世忠之死當在己未以

後丙寅以前今據實錄書之張宣張臣之死亦見

韃靼傳中證之實錄言宣臣中流矢死今據書之事聞

贈世忠右都督謚忠愍 八月辛巳詔募兵于直隸山

東河南有忠勇願赴軍門立功者各撫臣具籍奏聞從

給事中李徵議也 壬午振山西被寇軍民發太倉銀

十萬兩竝免殘害地方田租三年 戊子寇復以四萬

餘騎犯朔州時翟鵬方報寇已北遁會延綏警報繼至

上曰寇擁衆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遁此詐也且亟檄陝

西守臣謹備之無墮其計時方募兵因敕翟鵬徧諭大

同三關之民能斬敵首一級者賞銀四十兩所得人畜

悉以予之 癸巳禮部尚書嚴嵩加武英殿大學士入

閣預機務嵩自夏言罷後上日益親信之時上方修元

教醮祀青詞非嵩無當意者嵩入閣年已六十餘不異少壯朝又直西苑板房未嘗一歸洗沐上益嘉其勤而嵩無它才畧惟一意媚上竊權罔利上英察自信果刑僂頗護已短嵩以此得因事激上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誅斥者不可勝計云 乙未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攷異據此則良才前以夏言事不在貶熟十三人之列其爲奪俸留用可知也 劾奏大學士嚴嵩貪汙奸詔屢經論劾一旦首膺簡命恐失天下仰望之心嵩自陳乞休不允 是月戶部尙書李如圭罷吏科給事中周怡劾之也時周府奏增祿米如圭爲題覆許之怡劾其受周府之賂詔令回籍聽勘怡竝劾提督

團營兵部尚書劉天和年老天和乞休許之令馳驛歸
九月庚申巡按山西御史童漢臣論劾吏部尚書許
讚以山西寇患臨事依違至有經年不選正官而其所
選補者又多不堪策勵之州佐縣貳竝劾嚴嵩貪惡不
堪輔臣之任于是嵩及讚上疏申辯竝乞罷黜俱優詔
慰留不允 癸亥作雷壇用真人陶仲文之請也仲文
以元教于上寵因請建祐國康民雷壇于太液池西而
所司希上意務爲宏侈程工峻急工部員外郎劉魁欲
諫度必得重禍先命家人鬻棺以待乃上疏日前營大
享殿大高元殿諸工尙未告竣內帑出入不支而一役

之費動至億萬土木文繡工匠班朱紫道流所居擬
于宮禁國用已耗民力已竭而復爲此不經之事非所
以示天下後世上震怒命杖于廷錮之詔獄是月以
總督漕運右都御史王杲爲戶部尚書李如圭罷上以
邊備急務命吏部速推大臣有才望者部臣會推前工
部尚書張澗兵部尚書王廷相及杲上特用杲劉天和
既罷兵部奏請推提督團營上以提督官非祖宗舊制
罷之仍命兵部兼督河道侍郎王以旂條治河四事
先是總河副都御史郭持平請濬孫繼口及扈運口李
景高口三河使東由蕭碭入徐濟運至是以旂復請于

孫繼口外別開一渠洩水以濟徐呂凡八月三口工成
攷異据明史河渠志郭持平請濬孫繼口在是年之春以旂復請別開一渠向在一時凡八月工成故志中系之是年之秋今以旂持平皆被獎遂召以旂還 冬十
据實錄在九月

月己卯舉崇報歲成大典于大高元殿遣成國公朱希
忠行禮竝命停刑禁屠 癸未雪百官表賀諭曰朕爲

民祈禱非梁武宋徽之比卿等宜益竭忠誠以邀天眷
戊子免直隸真定保定等府被災稅糧 丁酉上宿

端妃曹氏宮官婢楊金英等謀逆伺上熟睡以組繫上
項爲死結得不殊有張金蓮者知事不就走告皇后后
馳至解組上得甦后立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襍治言

王甯嬭實首謀又言端妃亦預知時上病悸不能言后傳旨收端妃甯嬭及金英等同謀者不分首從悉磔于市仍判尸梟示竝收斬其族屬十人餘給付功臣家爲奴時諸婢爲謀已久上幾危中外震恐次日始知聖躬無恙羣心乃定久之始知端妃冤甚憫之自是上移御西苑不復還大內矣 戊戌巡按四川御史謝瑜上疏言昔堯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今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聖世之四凶也陛下旬月之間誅殛其二天下翕然稱聖明矣二凶尙存何不放之流之以全堯舜之功竝劾大學士翟夔昔年行邊受餽遺事疏入不報已變囚

瑜言乞休不允而嚴嵩疏辨以爲臣雖不肖何至儕之
四凶之列上曰此中傷之計耳同時南京給事中王煜
御史陳繼等竝劾嵩子世蕃招權納賄將爲國禍嵩復
疏辯求退皆慰留不允。是月刑部尙書吳山罷時法
司列上應決重囚上以方修崇報大典有礙行刑因以
奏決過期詰責于是嚴嵩希旨論劾山遂坐罷改南京
尙書聞淵代之兵部尙書張瓚卒。十一月丁未朔以
官闕之變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輔臣嚴嵩謂事出
倉卒中外驚疑更乞渙發綸音以安天下從之。壬子
冬至祀于圜丘命成國公朱希忠攝行。是月以都

御史毛伯溫爲兵部尙書仍兼督團營 十二月改南京兵部尙書熊浹爲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代毛伯溫也時右都御史潘鑑以採木赴四川遂簡用浹 是歲免陝西福建被災稅糧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御奉天殿受朝免賀賜百官節鈔免宴 甲寅詔各撫按等官通將所屬大小官員課第殿最彙進揭帖封送吏部以備朝覲考察之黜陟著爲令 辛酉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賢鎮算苗首龍桑科等作亂流劫湖廣麻陽等處上以諸苗再叛責激亂者而起都御史萬鏗討之鏗未至二

苗已就撫會麻陽知縣朱崇方以勘事取道辰溪遇苗

人拘執之收其所遺篋篋苗憤甚遂聚眾拒崇方殺其

從役追至麻陽圍之遂劫掠巡司鄉寨復叛

攷異實錄所載二苗

再叛卽龍子賢龍桑科也明史土司傳以爲桑科先作

亂蓋討平之未幾龍子賢復叛似誤也傳中諸苗再叛

之語本據實錄其爲子賢桑科明甚且一爲平頭一爲

鎮草傳亦未析其言未幾子賢復叛蓋已降而復叛傳

中亦少申叙今

二月丙申七陵工成奉安神位上初

據實錄書之

欲親行已而不果乃遣英國公張溶安平侯方銳等分

祭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明書則云上如天壽山五日乃

違蓋據野史之誤也証之實錄言上初欲親往不果

行今據

已亥方士段朝用下獄論死初朝用術旣敗

書之

其所獻銀多出郭勛旣得罪朝用執勛奴撈掠且告

曰歸語爾主餽我金十萬當爲免追贓勛不應乃繫其
奴捶之至死其家人上訴朝用誣勛奴欲行刺爲己所
覺邂逅致死上怒朝用不悛擅以私事殺人下鎮撫司
拷訊具得其實法司請加顯戮沒其妻子財產從之未
幾朝用瘐死獄中 是月改南京禮部尙書張璧爲禮
部尙書 三月庚戌復遣工部尙書樊繼祖採木于湖
廣 甲子宣大總督翟鵬奏二鎮軍餉議發本色而大
同道路險遠轉輸實難乞將大同糧米盡留宣府以給
客兵將宣府糧草價銀移支大同度彼此通融兩鎮俱
便其宣府所留前米應發各城堡者仍酌道里遠近量

予脚價亦于客兵銀內動支永為定制從之

致異諸書皆系之正

月今括實 癸酉奉安列聖神位配祀大高元殿造成

錄月日 國公朱希忠祭告 是春諳達屢寇延綏諸邊時濟農

即吉囊 已死諸子朗台吉等舊朗散處河西勢既分而

見前 諳達獨盛云 夏四月庚辰張壁至自南京嚴嵩請解

部事許之仍賜之鈔幣羊酒御饌 福建福州興化泉

州漳州四府地震 乙未安南都統使莫福海遣其宣

撫同知阮典敬等謝恩修貢是時莫登庸已死禮臣以

安南既黜王爵則入貢官員非異時陪臣比宜裁其賞

賚上日福海既納貢輸誠其資使宜如故第賜宴稍減

供饋耳 庚子嚴嵩家起堂室以尊藏宸翰爲名奏乞
賜額詔賜堂曰忠弼樓曰瓊翰流輝供奉元像曰敕賜
延恩之閣 六月癸未吏部奉詔裁革冗員奏言各衙
門官原係額設及隨事添設各有職掌者俱應存留其
添設官獨戶工二部欽天監太醫院爲多但今邊疆多
事庶工甫興戶工二部難遽裁革欽天監太醫院當咨
行禮部考選去留南京並在外應裁官員行南京吏部
及各省撫按官會議具奏詔從之仍令查各衙門添註
官見在員數以聞已而吏部查戶工二部太常太僕鴻
臚寺尙寶司中書科順天府上林院監制敕誥勅房文

華武英殿辦事各添註官員具名數疏以進上曰各官既有添註每遇實缺何乃不行推補却往往別推以致冗食者多自今內外官遇有實缺卽以添註者補之違者該部卽時糾舉著爲令 乙酉鹵駮套中先是鹵犯山西率以四月出套東渡時將近秋復入套遣輕騎掠延綏中路等邊守臣告急以本鎮守備單弱乞量撥附近兵馬應援或撤回本鎮游兵調赴山西者兵部議以寇往來無定調撤紛紜兩無所濟宜量摘發所謂遊兵一枝赴延綏令總督楊守禮屯花馬池別敕陝西巡撫屯固原相與控扼險要歸翟鵬節制如山西無警陝西

當援卽以便宜先發後聞再千里徵兵兵家所忌近因

山西然眉之急故爲此被髮纓冠之計若遂踵爲故常

不惟河東餽餉日難且使河南精銳日就消疲宜諭鵬

等嚴督宜大偏保填巡諸臣各將本鎮之兵及時蒐輯

務克原額以整秋防免致紛紛徵調得旨如議 戊子

遣兵科給事中楊上林河南道御史沈越清京衛京營

官軍力士匠役之冗濫者先是詔裁中外冗食兵部因

條其所當革者數事上乃別簡風力科道官按疏稽覈

定其去留者以聞 壬寅下吏科給事中周怡于獄攷異

明史周怡傳作二十三年六月今據實錄刊正時許讚長吏部而翟燮嚴嵩柄

政多所請託郎中王與齡勸讚發之嵩奏辯上方眷嵩切責讚讚乃不敢言怡因上疏力詆二輔馮藉寵靈恃恩修怨且言朝廷以禮讓爲先而禮讓以大臣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大臣者羣臣之所楷模朝廷有違言之隙則讒譖之釁開大臣有動色之爭則攻擊之禍起今嵩等在內閣則有違言失色見陛下則有私陳背詆是大臣已不和矣又安望其率下事上也又言陛下日事禱祀而四方之水旱災傷未能消歲開納銀之例而府藏未能實蠲租之令數頒而百姓未能蘇選將練士之命時下而邊境未能甯所以然者陛下焦勞于上

而下無奉命之臣凡所以利國家惠民安邊徼者曾
無遠慮惟知背公營私以市威福嵩以盛氣陵轍百司
中外之臣但知畏嵩而不畏陛下翟變依違其間苟取
克位今許讚以兩世居吏部不敢復辨其弱已甚臣恐
大小臣工無復有直言敢諫者矣疏入上以怡言諸臣
不和論非不正然其本意直是謗訕至其所論禱祠等
事咎在朕躬何以不先言之令具實對狀怡復具疏請
罪詔杖之闕下命如楊爵例錮之詔獄十三道御史徐
宗魯等論救皆坐奪俸 是月寇入湯站堡指揮孫勝
戰死

攷異明史本紀不
具此據實錄增

秋七月丙午太白晝見 時

以八早上親禱雩壇癸丑大雨百官表賀學士費宗撰
頌奏獻優詔甚之壬戌免陝西被災稅糧戊辰以

踰月萬壽節建大醮于朝天宮七日以去年宮闈之變
謝神佑也八月丙子山東泰安知州馬逢伯獻瑞麥

嘉禾上曰禾麥之祥民食所關命擇日奏謝于元極寶
殿獻於祖廟是月寇以三萬騎犯延綏自波羅響水

堡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擊却之寇引去總兵

官吳瑛等復追擊出塞又敗之

敗異明史本紀記吳瑛
敗敵事明史稿言寇入

延綏張鵬擊却之吳瑛追擊又敗之實錄系奏捷
于十月據原疏則八月事與明史稿同今從之

九

月丙午行季秋大享禮于元極寶殿命英國公張溶攝

行 庚戌免浙江湖州等府被災稅糧 戊午免應天

等府被災稅糧 逮山東巡按御史葉經嚴嵩以私憾

搆之也初嵩官禮部以秦晉二藩宗人襲封事受重賄

經奏劾之嵩懼甚力彌縫得免是科山東進鄉試小錄

上覽第五策防邊一問語含譏諷嵩乃嗾張壁等謂今

歲虜未深入輒以饜飽爲詞請逮考試官周鏞等會經

時爲監臨御史嵩密言于上謂御史實主試事上乃降

旨斥經狂悖杖八十黜爲民剝重卒鏞及提調陳儒等

皆謫官嵩之借事激上怒以殺異已自經始也先是謝

瑜劾嵩見上嵩以初得政未敢顯爲擠陷上雖譙讓瑜未

深罪也自經之死嵩益肆志報復其後卒以大計囑王者黜瑜遂除名于是給事中王勰沈良才陳瓊御史喻時陳紹及山西巡撫童漢臣福建巡按何維柏等相繼得罪皆與瑜先後劾嵩者也

攷異此掘三編書之蓋皆嵩殺經先後事類書之

三編發明曰葉經初以秦晉二藩受賄事劾嵩嵩疏辯遂付襲爵事于廷議而置嵩不問朝廷固已失刑矣越二年嵩遂得挾宿憾害經其爲報復情亦顯然而世宗不知致嵩由此得以盡勦異己之人流毒忠良實自經始始之初六日羸豕孚踳躅程傳謂羸弱之豕其中心在乎踳躅雖陰微在下而有漸盛害陽

之象焉。嵩之殺經，殆將嘗試其躡躅之技乎。

冬十月壬申朔，上欲更新太廟，詔閣臣及禮工部儒臣會議。庶制廷議，睿宗竝居一席，同爲昭上，以諸臣不能竭忠任事，寢其議已。而左庶子江汝璧請遷皇考廟于穆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庶竝峙。禮部覆議以世室未至，遞遷之期未可預建。于是議亦寢。庚辰，免直隸、真定等府被災稅糧。甲午，免河南開封等府被災稅糧。是月，朶顏三衛入寇，昌平州北之墓田峪殺守備陳舜副總兵王繼祖，赴援斬三十餘級，乃退。攷興本紀系朶顏入寇于是月三編同實錄系之十一月乙卯，据奏報之月日也。原奏稱前月今從之。

一月丙午貴州道御史何贊言京師苦寒小民凍餒枕藉乞多方振救竝行江北諸郡加惠以廣德意上曰今歲殿寒困窮可憫所奏宜亟行之仍行各省一體振恤
丁巳冬至祀天于圜丘遣朱希忠攝行罷慶成宴

壬戌上以諸臣議庶制不協禮意復命禮工二部相度舊基自東垣外拓至河溝僅八十丈有奇規制陘隘至是仍復前代同堂異室之制論曰禮非天降乃起人情祖考列聖懽聚一堂斯實時義之順者茲當建立新庶仍復舊制前爲太廡後爲寢又後爲祧以藏遷主定制太祖居中羣庶分爲左右每時祫祭享奉太祖正位南

向而奉迎成祖及羣廟及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序

祭祭畢奉列廟主歸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自是廟

制始定

攷異諸書皆系之二十四年太廟成下明史禮志書于二十二年据議建太廟之年也十月

始詔廷臣會議故志据之證之實錄則定議在十一月壬戌上諭禮工二部云云今据之

十二月甲戌以冬月少雪禱于雷殿禁屠停刑六日遣張溶等

分祭朝天等宮廟 上以採木工完加湖廣採木工部

尚書樊繼祖太子少保川貴採木右都御史潘鑑爲工

部尚書召鑑還解任院事 乙亥貴州叛苗平都御史

萬鏜奏龍母叟罪大宜置重典詔安置遼東 乙酉免

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辛卯雨雪廷臣以上常露

禱各具疏表賀上以非壇廟禮禱却之 是月詔旌表

山西孝子張鈞烈婦白氏等凡十三人鈞石州人父赦國子生隱居州城北不仕鈞以正德末舉于鄉以親老亦不仕讀書養親遠近皆稱其孝嘉靖二十年諳達犯石州鈞慮父遭難自城中馳一騎赴救寇至射中其肩裹創疾馳至則父已遇害鈞隕絕盡餵父血水漿不入口三日不勝悲痛而卒至是有司上其狀詔特旌之是時殺掠甚慘石州爲親死者十一人其最著者張承相子博張永安云承相少孤長爲諸生養母二十餘年以孝聞寇至負母出逃爲所得叩頭號泣乞免其母寇怒

竝殺之抱母首死博二歲而孤奉母盡孝寇抵城下博
方讀書城中母居村舍亟下城號泣求母母已被執遇
于途博取石奮擊寇寇殺博剖其心母得逸去年止十
有八永安石州吏也父爲寇所逐永安持挺追擊之傷
二賊趣父逸去而身自衛之被數十劊死又有溫繼宗
者沁州諸生父卒不能葬日守柩哀泣二十一年寇入
犯或勸繼宗出城避難以父殞不肯去寇至與叔父淵
等擊傷一賊中矢死柩旁淵等皆死同時婦女之死最
著者凡八人白氏安勳妻也寇至從夫匿土穴寇攻穴
急度不免趣夫逸去白遂被執罵賊不屈被十餘劊死

李氏牛宗近妻也居四塢村家貧隨夫傭作寇至走山谷中爲所得李伏夫身求代賊竝殺之山下吳氏侯景儒妻也寇至見鄰婦被掠度不免乃推兩兒山下自投

溝水賊曳出載之馬上吳自刑其面不屈遂被殺郭氏喬甫妻也母家富而夫甚貧然奉其舅姑絕孝賊至亦不屈死李氏典膳張環妾也年老寡居馮氏張蘭妻也

年二十而寡守志三十餘年皆罵賊不屈死烈女賀氏

年十七未嫁賊至從父匿山洞被執罵賊死溫氏年十

六與母俱被擄伏地不肯從賊死有司先後以聞至是

皆旌之

攷異張鈞等五人均見明史孝義傳其白氏等八人同時旌表皆據實錄旌表之年書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子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官及藩使皆詣奉天門行禮 丁未總督宣大侍郎翟鵬以邊報旁午請調各鎮援兵兵部謂盡掣全陝薊遼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待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除延緩遊兵二枝外餘皆不得徵調詔如部議 丙寅諳達犯黃崖口官軍擊敗之本紀 戊寅據明史 崖口在正月丙寅實錄書于三月據奏報之月日也原奏稱寇犯在正月二十七日是月庚子朔丙寅正二十七日也 二月丙子改巡撫山東副都御史曾銑以原

秩提督鴈門關等處兼巡撫山西 戊寅諳達又犯大

水谷官軍射死數人遂退原奏稱犯大水谷在二月初九日即戊寅也實錄同

系之三月
今據本紀

辛巳太白晝見 三月癸丑諸達復犯龍

門所時宣府徵軍修築墩堡寇以五百餘騎入總兵官

卻永等擊却之追及慶陽口禽斬二十七級 丁巳賜

秦鳴雷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夏四月禮工二部方

新太廟左贊善郭希顏言周建四親廟我太祖創造之

初因之今宜立太廟以祀太祖立世室以祀成祖成祖

世室居左其右則但立四親廟祀皇高祖以下至皇考

睿宗而祧孝宗武宗禮臣力斥其妄上以希顏所陳亦

臣子之心然廟制已定毋庸更議于是論劾希顏之御

史劉存德奪俸半年希顏三月未幾太僕寺丞吳寵復

請更定庶制上惡其瀆擾詔自今有妄議庶制者罪之

五月丙午贈建州死事之都指揮趙奇佟勲等初寇

以八百餘騎入犯鴉鵲關提調都指揮康雲乘醉出堡

遇伏敗死奇勲及把總王鎮往援皆死之我軍死者八

十人被殺者一百二十餘人至是巡撫孫禕言雲使醉

輕敵死有餘辜而奇等奮勇赴援忠義可錄詔奇勲等

三人各贈秩二級予世襲 六月戊寅免南直隸鳳陽

府被災稅糧 丙申禮部以淫雨不止請行順天府祈

禱 秋七月庚子以大理寺右丞朱方爲右僉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

版墨此据實錄月日爲朱方下獄張本

甲

子免福建福興泉漳四府被災稅糧 是月諳達犯大

同總兵官周尙文戰于黑山敗之

攷異明史本紀系之是月實錄系之二十

四年正月巡按李天寵勘上大同斬虜功原奏稱二十三年七月與明史合蓋奏報在踰年也今據本紀不書日

八月壬申西苑嘉禾生一莖雙穗凡六十有四上

以爲修元之應禮官因請表賀許之 癸酉免畿內被

災稅糧 甲午翟變罷嚴嵩入閣變以資地居其上嵩

惡之會變子汝儉汝孝與其師崔奇勛姻親焦清同舉

進士嵩遂屬給事中王交王堯日劾其有弊下吏部都

察院會勘變疏辯上怒曰變被劾待勘敢先瀆授耶二

子縱有才何至與其師並進遂勒變父子及奇勛清並

分考官編修彭鳳歐陽暎俱爲民而下主考江汝璧及
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麟詔獄杖六十褫其官變自以
行邊起用通賄賂得再柄政聲譽日衰至是復爲其子
所累訖不復振踰三年卒 是月戶部言江南災甚請
以應天等十一府州今年各項糧收事例銀兩與本處
贓罰解邊餘銀俱糶穀備振竝議應天巡撫丁汝夔所
條振荒事宜皆報可戶部又言天下災傷過半而太倉
積貯糧米有餘請將今年糧米四百萬石徵本色七分
折色三分以蘇民困詔俱從之又以大同軍餉支用不
給敕戶部預發明年年例銀六萬兩以補官軍月餉之

需 九月癸卯免浙江被災稅糧 丙午免畿內順天

永平二府被災稅糧 丁未以吏部尙書許讚兼文淵

閣大學士禮部尙書張璧兼東閣大學士竝預機務嚴

嵩爲首輔大權一歸之讚璧入閣不得預票擬讚常嘆

曰何奪我吏部使我旁睨人因屢乞休不允 壬子以

湖廣旱甚戶部請發本省贓罰事例及雲南借用支剩

等銀九萬七千八百餘兩與預備倉穀太和山香錢相

兼備振不足則量准兌軍糧米十萬石照改兌支運事

例折銀從之 是月晉嚴嵩兼吏部尙書謹身殿大學

士改兵部尙書掌都察院事熊浹爲吏部尙書踰月以

總督漕運副都御史周用爲都察院左都御史 冬十

月戊辰免河南開封衛輝等府被災秋糧 甲戌小王

子等寇萬全右衛

改異是年入寇明史本紀及韃靼傳皆作小王子子翟鵬傳作諸達三編據

之今按是時北寇自小王子外諸達最强或分道而入或互爲聲援一時邊謀往來稱號不一據實錄所載亦

稱小王子今據之于

總兵卻永不能禦遂毀邊牆 乙

亥至順聖川戊寅掠蔚州至完縣京師戒嚴上命兵部

議防守事宜部臣請敕宣大二鎮力守三關以遏敵內

犯給事中戴夢桂請敕翟鵬亟部宣府二枝兵馬赴京

保衛卻永部大同軍馬由紫荆關取道出城之南以遏

其南下周尙文領三關兵馬由倒馬關自西而東王繼

祖領薊州兵馬自東而西以遏寇之左右詔兵部先檄二鎮士馬急赴畿輔隨寇所在分布截殺一切機宜審其緩急行之 乙酉逮宣大總督翟鵬巡撫薊州僉都御史朱方先是寇以春入詔調各鎮兵至大同防秋會寇退方建議掣之鵬在朔州聞警夜半至馬邑調兵食復趨渾源遣諸將遏敵于是御史楊本深劾鵬逗留致震畿輔給事中戴夔桂亦劾方掣兵太早藉口惜費使寇得以乘間深入上方倚鵬殄寇所請無不應聞之大怒立遣官械鵬及方至京師而御史舒汀等復劾兵部尚書毛伯溫用職方郎中韓最議朦朧題覆況方建議

撤薊州客兵乃竝宣大二鎮客兵一律罷遣則本兵之

非也詔褫伯溫職杖最八十戍極邊

攷與明史本紀三編但記翟鵬朱方

坐逮事不及兵部據實錄伯溫褫職同在一時

明史七卿表系之十月今據伯溫本傳增入

部侍郎張漢總督宣大大理少卿郭宗臯巡撫薊州順

天皆兼右僉都御史己丑叛人王三伏誅王三者大

同左衛指揮王鐸之子也鐸素與濟農通

即吉囊譯見前遣子

三遺之酒物濟農因留之妻以部女遂爲寇用頻年入

寇皆三導之至是爲大同順聖川卒劉玘所禽竝其黨

三人巡按御史李天寵以聞上大悅命賞玘銀一千兩

加陞五級三械繫至京師命磔于市是月以副都御

史管大理寺事戴金爲兵部尙書兼提督團營 十一

月庚子京師解嚴上以爲修元獲神佑歸功于真人陶

仲文特加仲文秩少師上自遭官婢之變移居西內日

求長生郊廟不親朝講盡廢君臣不相接獨仲文得時

見見輒賜坐稱之爲師而不名于是小人顧可學盛端

明朱隆禧輩皆因緣以進仲文前加保傅至是兼領三

孤前此未有也 丙午以獲叛人王三遣官祭告南郊

宗廟社稷先是三至京師禮部請擇日獻俘上以爲非

外寇之比命已之至是請修告謝禮百官表賀從之

癸丑免大同被災秋糧 癸亥冬至祀天子園丘朱希

忠攝行 是月翟鵬朱方至京師俱下詔獄拷訊鵬坐
承戍以方情罪重械至午門外杖八十死鵬行至河西
務借宿民家爲所窘告之鈔關主事杖之民家訴之厥
衛以聞復命逮至京師瘐死獄中人皆惜之 十二月
丙子振江西災戶部請以正改兌米折銀備振不足則
以九江鈔關稅銀贛州鹽稅銀撥給報可 壬午以兵

部侍郎翁萬達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先是張漢代

翟鵬題蒞宣大至是寇已出境乃命萬達而以漢專督

畿輔山東河南諸軍

改置漢督畿輔山東河南諸軍事
見明史翟鵬附傳爲明年漢下獄

張本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未朔上不視朝文武百官仍于奉
天門行慶賀禮 乙巳以恭錄皇史宬所貯列祖御製
文集及四書五經性理大全二十一史等書成自總裁
監修官以下俱陞賞有差 是月上以春多疾疫命施
藥于朝天門外溥濟貧民吏部侍郎孫承恩言宣大山
西等處疲于征伐疾疫尤多請一體施濟詔遣錦衣千
戶齋赴各邊會同撫按官立法給散以廣同仁 閏月
戊辰輔臣嚴嵩請有宜召乞與成國公朱希忠京山侯
崔元竝許讚張璧偕入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時嵩
爲首輔欲示厚同列且塞言者意因以顯夏言短上雖

不納而心益喜嵩 戊寅太白晝見 甲申總督陝西

三邊張珩總兵官仇鸞奏去年十一月追寇于永昌斬

其酋朗台吉

即狼台吉見前卷濟農子也

下兵部議以奏捷誇張且

朗台吉首級未有明驗而疏內叙功鸞兄弟與其掾史

家丁皆預焉因劾鸞妄奏希恩請下巡按御史詳覈不

聽詔陞珩右都御史加鸞太子太保 是月兵部尚書

戴金罷先是刑科給事中張永明劾金嘗爲巡鹽御史

加增餘鹽羨銀沮壞邊計不宜更主部事金疏辨乞休

不允至是給事中楊上林復劾金器小才偏不堪重任

得旨令金致仕改南京吏部尚書唐龍爲兵部尚書龍

未至命兵部侍郎路迎暫署部事

改異罷戴金任唐龍俱在是月明史七卿

表系龍任于正月金罷于閏月誤也證之實錄張永明

幼金在正月金請致仕不允閏月復爲楊上林所劾乃

罷今

從之 二月甲午逮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兵部侍郎張

漢于獄漢嘗條陳選將練兵信賞必罰四事且請申嚴

軍令大將得專殺偏裨而總督亦得斬大將如此則人

知退怯必死自爭赴敵上不欲假臣下權惡之兵部言

漢老邊事言皆可用上令再議部臣乃言漢議皆當惟

專殺大將一事與會典成制有違上姑報可至是以考

察拾遺都給事中盧勳等劾漢剛愎自用遂命錦衣官

械繫下詔獄謫戍鎮西衛後數年邊警御史陳九德薦

漢上怒斥九德爲民漢居戍所二十年卒

攷異明史本紀書于是年

三月壬午今據明實錄系之二月甲午逮在先也惟漢是時已改督畿輔山東河南軍務故實錄據書之與明史本傳同本紀仍作總督宜大誤也今刊正

壬寅以順天永平府屬饑發

通州倉粳米萬七百石太倉銀二千兩振之 戊申詔

天下有司招撫流民復業給牛具種子有能開墾閒田者蠲賦十年從山東巡按御史劉廷儀議也 三月丙

寅復以保定府饑發臨清廣積倉銀萬一千兩振之

攷異

三編目中作一千兩脫萬字今據實錄補

己卯以風沙日作二麥失滋諭

禮部擇日祈禱 癸未應天等府十一州縣相繼告饑

詔撫按官督有司以南京諸司及後湖庫貯無礙銀錢

分振之諭戶部諸臣曰今歲以來天時少順若有旱火之慮所應振卹諸務宜亟行之又詔曰近來水旱災傷皆由官不得人甚至貪殘害民致干和氣令撫按具奏處治夏四月丙申上禱雨于神祇壇命百官齋戒修省陞尚寶司少卿嚴世蕃爲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時嚴嵩請爲其子改別職遂命兼官戊申贈去年十月宣府死事指揮李彬從勤事給事中何雲雁之請也五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甲子南京考功郎中薛應旂調外任時常州知府符驗以考察降調福建道御史桂榮訟其寃因劾應旂常州人恣行胸臆敢爲報復

其所考察多非在任之人乞復符驗職罷斥應旂上以
考察重典不容輕變以起後來援引救護之端驗仍依
原議降調惟被黜人員多係陞遷事故去任之人前有
旨禁革此弊而部院全不遵守聊取塞責乃真部院不
問而特謫應旂初嚴嵩入閣南京給事中王煜首劾之
言者踵至會大計京官嵩令所私尙寶丞諸傑移書應
旂使黜煜應旂執傑使欲以聞南京尙書張潤止之而
傑先爲南京御史有貪聲潤及都御史王以旂竝黜之
至是榮希嵩劾効應旂竝及潤以旂等嵩之逞私憾報
復皆此類也

攷異據實錄俾及符驗被劾桂榮論救因効應旂降調事至應旂執諸傑使及傑爲

張潤王以旂所熱皆見紀事本末今證之實錄言應旂
調外任張潤王以旂姑不查究是紀事本末必有所據
而實錄不詳也然潤是時以憂去以旂任都御
史在二十六年似非一時事蓋亦牽連並書耳 戊子

免山東濟南等五府被災夏稅 六月壬辰朔新太廟

成禮部奏上奉安神主儀注先期祭告從之貴州道御

史周冕言大典初成皇上宜于奉安之日秋祭之期親

致孝享上以對越祖考下以儀刑百辟不宜更遣官代

攝以負神人之望疏入上怒命錦衣衛執送鎮撫司拷

訊 庚申以太廟成遣官祭告南北郊社稷 是夏免

畿輔山西陝西被災稅糧 秋七月辛酉朔奉安太祖

列聖神主于太廟遣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行禮

先是禮部尙書費案等以太廟安神請定位次上曰太祖居中則左右之次定乃定左四序成宣憲睿右四序仁英孝武昏南向德懿熙仁四祖爲祫廟亦南向于是奉睿宗于太廟之左第四序躋武宗上而罷特廟之祀壬戌禮成頒詔天下赦徒罪以下文武百官皆于奉天門上表稱賀是月以新太廟成自內閣六部以下皆陞賞賜蔭有差初工部匠作官郭文英積功陞至工部侍郎廕其子文慰院副使至是以廟工加恩再陞俸級文英復以蔭子請准授其子鴻臚寺序班于是給事中張元忠劾奏文英徒以繩墨斧斤奔走冬官之府既

帶俸竊銜仍復瀆請恩廕此于國體名器所關非細上不悅曰名器固不可濫工役亦需得人何至遽廢國體有再論者罪之致仕謹身殿大學士毛紀卒紀歷仕

四朝守正不阿以明倫大典成追論奪官後數年遇恩詔敕復嘉靖二十一年年八十撫按以聞詔遣官存問

再賜夫廩至是卒贈太保謚文簡 八月壬辰以萬壽

節加嚴嵩少師又欲加真人陶仲文伯爵仲文疏辭請

贈蔭許之詔追贈其三代給與誥命廕其孫入國子監

于是嵩亦三上疏請辭少師皆許之

致異嚴嵩先以太

至是復加少師俱見明史幸輔表据實錄言嵩三上疏辭免少師許之陶仲文辭伯爵證以是年十二月夏言

至始同加少師則八月之辭是也今摺實錄陞通政使顧可學爲工部尙書

帶俸皆以供奉元教陞賞云 辛丑大享殿成禮部請

行秋享于新殿上命是秋仍于元極寶殿行禮自是歲
遣官行之以爲常 壬寅釋御史楊爵給事中周怡工

部員外郎劉魁于獄赦其罪放還原籍時上惑于卞仙

曾有神降卞言三人冤立出之未幾尙書熊浹言卞仙

之妾上怒曰我固知釋爵諸妾言歸過者紛至矣復令

東廠追執之爵抵家甫十日校尉至與共麥飯畢卽就

道尉請處置家事爵呼其妻告之去竟不顧魁未抵家

縱騎先至繫其弟以行魁在道聞之趣就獄于是與怡

三人復繫之詔獄三年

攷異事見明史詩等本傳實錄言嚴嵩請并殺劉魁而不及卞

仙事疑修實錄者諱之也今據本傳書之卞傳作凡卞

卽卞之俗字說文作卞云卞以問疑也書云稽疑據此

則卞與稽同蓋古文尙書字後遂從

俗作凡耳請書作箕字尤誤今訂正 丙午詔痊京城

九門暴骸 庚戌寇犯遼東松子嶺毅陽守備張文瀚

死之久之御史劉廷儀始發其事竝劾巡撫都御史盧

蕙總兵官趙國忠等上以蕙視事未久宥之

攷異據明史本紀系

之是月庚戌實錄系之十一月據廷儀劾奏也原奏稱

八月二十日是月辛卯朔蓋本紀據入寇之日也今從

之 是月寇犯大同中路總兵官張達拒却之又犯鵝

鴿峪參將張鳳率指揮劉欽千戶李瓚及生員王邦直

等各殊死戰鳳挺先陷陣中流矢死欽等與其所部將

士二十八人皆戰沒。邦直河南人，先是詔求天下武力之士，邦直應募至。宣府鴉鴿之戰，我軍寡不敵衆，守者趣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敵不殺？」邦直恥之大呼入陣，奮大刀殺數十人，力竭死。邊人壯而哀之。

攷異明史韃靼傳書于是年之秋實錄書于九月原奏稱八月是九月乃奏報之月也今據原疏系之八月下

張璧卒，璧在位無所表見。入閣後，以庠工加太子太保，尋病瘥不能視事，遂卒。九月庚午，以南畿江西湖

廣河南所屬州縣旱災，所有稅糧悉改徵折色。丁丑

起原任大學士夏言復故官，嚴嵩既柄政，許讚數求罷會張璧死，上微覺嵩橫，乃起言，竝賜手敕趣之行。楚

王世子英耀以弑父事發伏誅英耀王顯榕長子也性淫惡烝楚王宮人又使卒劉金納妓別館王知之欲罪金金遂勸英耀謀逆會是年元夕張燈置酒饗王別宴王弟武岡王顯槐于西室酒半金等從坐後以銅瓜擊王中腦立斃顯槐奔救被傷得免英耀徙王尸宮中以中風報王從者抉門出告變撫按官以聞上命駙馬都尉鄔景和等往鞠得實逮至京師至是遣官告太廟磔英耀于市焚尸揚灰逆黨悉伏誅

攷異英耀弑父事諸書或系之正月據弑

逆之月日或系之五月據詔逮之月日也是月丁丑伏誅見實錄三編卷之九月與實錄同惟此係正月元夕

事攷明書書于正月己酉而冬十月庚子免山西大明史傳作十八日未知何據

同稅糧 十一月戊辰冬至祀天于園丘朱希忠攝行

癸酉巡按御史賈大亨言今年河決南入鳳陽沿河

諸縣議徙五河蒙城避之而臨淮當祖陵形勝不可徙

請敕河臣亟濬碭山河道引入二洪以殺南注之勢從

之 辛巳大學士許讚吏部尙書熊浹皆罷讚居吏部

以發嚴嵩事受詰責自是懾嵩不敢抗亦頗以賄聞及

翟變罷嵩以讚柔和易制引之入閣而讚恥不預票擬

屢疏乞休至是復以老請上責其怠君愛身遂落職閒

住浹以諫卽仙事忤上意以事再奪俸不自安遂稱病

乞休上大怒褫職爲民

攷墨明史本紀是月辛巳許讚罷又七卿表浹于十一月罷爲

民證之實錄二人
罷皆同日今據之

壬午有客星出天棊入箕宿越三

日轉東北行踰月始沒 癸未以雹災免宣府諸衛及

直隸保安州稅糧 是月寇犯榆林官軍擊却之追至

塞外斬首七十餘級 十二月甲午祈雪 戊申夏言

至京師復入閣言自罷歸後每遇元旦聖壽必上表賀

稱草土臣上亦漸憐之至是召還盡復少師諸官階亦

加嚴嵩少師若與言並者言至直隸嵩出其上凡所批

荅畧不顧嵩嵩噤不敢吐一語而銜之次骨自是二人

之隙大起

致異嵩加少師在是時實錄及明史言嵩二人傳皆同惟嵩傳言加嵩少師以慰之言傳

則言加嵩少師若與之並者據此則嵩八月辭少師至是始受也 辛輔表遂誤入之七月今刊正之 是

月改兵部尙書唐龍爲吏部尙書陞兵部侍郎路迎爲
兵部尙書兼提督團營。贈正德間死事之主簿賈得
山初正德六年流賊劉六等攻西平知縣王佐率本邑
義民禦之得山以義民攝主簿督城中兵力戰三日夜
殺賊數百人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
十七人至是有司上其事得旨追贈仍從祀王佐祠。致異
王佐死事在正德六年見明史忠義傳
賈得山追贈在後史軼之今據實錄補

二十五年春正月己未朔上出御奉天殿文武羣臣及
藩使行慶賀禮罷羣臣宴賜節鈔是日雪廷臣皆表賀
丙戌謫降貴州道御史周冕初皇太子年十歲禮部

尚書費采等上冠讀禮儀因言古制文王十二而冠成
王十五而冠今皇太子尚幼且暫停冠禮先以童服出
閣講讀上令緩之至是冕復請東宮出閣引賈誼保傅
篇謂天下之本繫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
左右乞早賜施行上怒以典禮自上出冕奏瀆令降邊
方襍職有再言者加罪之乃謫冕雲南典史 二月丙
申總督宣大侍郎翁萬達奏濟農子駐牧河西詣達引
兵渡河除調客兵應援外請募山東長鎗手三千以備
山險兵部議三千之數但取長鎗不無老弱充數且調
延緩游兵二枝甯夏固原遼東游兵各一枝務滿三千

人期以五月初旬赴宣大聽候調遣詔從之 是月翁
萬達奏請修築邊牆議自大同東路陽和口至宣府西
陽河須工費銀二十九萬上已許之兵部撓其議以大
同舊有二邊不當復于邊內築牆上不聽乃自大同東
路天城陽和開山口諸處爲牆百二十八里堡七墩臺
一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陽河洗馬林張家口諸處爲牆
六十四里敵臺十斬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餘日成進
萬達右都御史 三月庚申謫巡按湖廣御史包節戍
邊初承天守衛太監廖彬擅作威福節欲以法繩之而
語先泄斌乃伺節謁陵獻膳遂使撤去而詭稱節麾出

之復劾節不以正且謁陵次日始至上怒節欺慢不敬
遂坐謫 戊辰四川白草番亂攻陷平番堡殺百戶耿
爵流劫村寨副總兵高岡鳳不能禦刑科給事中諸葛
峴薦何卿前鎮松潘有威望時以北警召卿入衛至是
命卿充總兵官仍鎮松潘討之 庚辰以應天等十一
府旱災詔留解京銀三萬兩振之從巡撫應天歐陽必
進之請也尋又以淮揚災重詔發兩淮運司餘銀二萬
五千兩振卹竈丁從巡鹽御史劉存德之請也 夏四
月乙未以提督雁門關巡撫山西兵部侍郎曾統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先是上已起用前總督兩廣尙書張經

旋爲給事中劉起宗所劾上以經簡自廷推己有成命
下廷臣議兵部尙書唐龍執奏經可任上以經旣論劾
令更推可用者乃以命銑 五月戊辰諸達復遣使詣
大同塞求貢自龍大有誘殺石天爵事見二十一年寇頻年入
犯信使不通會玉林衛百戶楊威爲寇所掠詭言能定
貢市諸達乃遣使三人竝釋威還請自議和後牧馬塞
外不敢侵擾行至雙厖山墩墩卒納之適總兵巡邊家
丁董寶等狃天爵前事復殺之以首功報總督翁萬達
言北敵宏治前歲入貢疆場稍甯自虞臺嶺之戰我師
覆敗寇漸輕中國侵犯四十餘年石天爵之事臣嘗痛

邊臣失計今復通款卽不許宜善爲諭遣誘而殺之此何理也請亟誅寶等榜示塞上明告以朝廷德意解其蓄怨構兵之謀上不聽 是月工部尙書甘爲霖罷以南京都御史王以旂代之 六月甲辰寇犯宣府千戶汪洪戰死 是月給事中何光裕劾兵部尙書路迎怠廢戎務疏甫下迎輒投劾乞休上責令陳狀迎言臣才不勝任以亟賜罷歸爲幸上怒令革職閒住改禮部尙書管通政司事陳經于兵部時吏部先推侍郎萬鏗韓邦奇繼推尙書王梟等上俱不允特旨用經給事中宋伊言經小心退抑僅能自守非折衝禦侮之材上以經

用出自特簡賈伊安奏經尋疏辭不允

改異路池之罷陳繼之代明史

七卿表系之六月實錄既書之于五月辛亥又書之于六月癸巳蓋傳寫重複也今據明史七卿表不書日

秋七月丁卯免河南被災夏稅 戊辰翁萬達復上

言諸達再三陳欵持有番文印信茲據降人言虜性貪

利入寇則利在部落通貢則利在酋長迹其所請之急

意在利吾賞賚耳使處之當而不拂其情可以及時撫

定否則旦夕之變不無可虞臣職守封疆惟知戰守貢

亦備不貢亦備時時戒嚴似無可乘之隙疏入兵部及

科臣皆疑敵情多詐會巡撫郭宗臯奏稱寇已祭旗請

亟發京營人馬策應兵部復言寇入犯以牽我師求貢

以緩我備宜行邊臣悉心戰守毋墮彼計中于是通貢
議復寢 癸酉諭禮部今年夏末秋初醴泉出承華殿
雖不可恃以自怠亦不可不敬謝其自二十五日至于
八月望諸司停常封奏事自是遇慶賀齋祀輒停封奏
以爲常 是月薊州巡撫郭宗臯奏報寇四十萬在宣
府獨石欲東西分犯已侍郎翁萬達奏寇于七月十一
日犯宣府北路龍門所守備陳勲死于陣萬達又奏七
月中寇以十餘萬騎由甯塞營入犯保安西掠慶陽環
縣等處指揮崔桂死于陣總督三邊侍郎曾銑率參將
李珍等出塞直搗敵巢于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

獲聞巡按御史盛唐言寇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
月慶陽一帶斷絕人烟幸陰雨決旬泥陷馬滑弓膠弦
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寇乃殺謀者自引去未可以爲
銑功上以銑唐所奏功罪各別遣御史勘實以行賞罰
攷異明史本紀是月詣達犯延安慶陽不及犯宣府事
證之實錄犯宣府在八月延安慶陽在十月皆奏報之
月日也原奏一稱七月十一日一稱吏部尙書唐龍
七月中今據之崔桂死事據實錄增
罷龍居官著勞績及長吏部每事咨僚佐年老多疾輒
爲所欺御史陳九德劾前選郎高簡罔上行私竝論龍
衰暮乃下簡詔獄龍引疾未報科臣復論簡詔杖六十
遣戍黜龍爲民龍時已有疾輿出國門卒龍故與嚴嵩

善其罷也實夏言主之云 改左都御史周用爲吏部
尙書以南京兵部尙書朱景爲左都御史 八月癸巳
以萬壽加輔臣夏言正一品俸嚴嵩特進光祿大夫又
加封真人陶仲文爲神霄紫府闡範保國宏烈宣教正
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掌道教事給誥印陞帶俸尙書
盛端明顧可學俱爲禮部尙書 戊戌南方有流星大
如椀赤色光大起自中天西南行至近濁 是月京師
淫雨詔修九門城垣 九月己卯免南直隸鳳淮揚三
府被災稅糧 寇以七十餘騎自義州清河入犯錦義
參將周益昌禦之明日復以萬餘騎至益昌被圍指揮

鍾世威率所部及游擊武鏜并力攻之益昌奪圍出寇

尋去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據實錄系之十月據遼東巡撫奏報在九月二十五日是月乙卯朔今據之

是月寇犯甯夏 冬十月丁亥寇犯清平堡游擊高

極遇伏死士卒十五人創二十二人寇亦引去總督

侍郎曾銑請嚴邊將失律罪兵部議從之

攷異明史本紀書寇犯清

平堡于是月丁亥實錄書于十二月原奏稱十月初三日蓋奏報在後也是月乙卯朔與本紀合今據之

癸巳代府奉國將軍克灼謀反伏誅初克灼以劫奪大

同知府財物坐奪祿心懷怨望乃結昌化五府宗室及

大同奸人張文博等謀引寇圍大同約爲內應總督宣

大翁萬達獲其僞書旗幟以聞命械克灼等至京師司

禮監錦衣衛會科道官鞠訊得實克灼首倡逆謀磔于市諸宗室從逆者及文博等凡三十人俱依謀反律弃市甲午故建昌侯張延齡決于西市胡守中亦伏誅十一月己未總督宣大翁萬達奏請自今各邊有安殺降人員功者按實後不必解京許巡按御史于秋後就地梟首示衆以杜奸人玩法之心刑部覆議從之

癸酉冬至祀天于圓丘朱希忠攝行上久不御朝賀禮部費案等希指上言積雪初霽天氣凝寒冬至朝賀有煩聖躬請如昨歲例廷臣各具朝服于奉天門行禮上以爲忠報可一時朝論薄之十二月庚子總督三邊

曾銑建復河套議銑素以功名自喜及總督三邊感上
知遇益圖報稱念寇居河套久終爲邊患乃會巡撫謝
蘭張問行等上疏畧曰寇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
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濟農據爲巢穴出
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
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
以收復爲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
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
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
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稟春寒陰

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鎗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騎發礮火雷濼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遂條入議以進是時銑與延甯撫臣欲西自定邊營東至黃甫川一千五百里築邊牆禦寇請帑金數十萬期三年畢功疏竝下兵部部臣難之請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報曰寇據套爲中國患久矣朕宵旰念之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倡恢復議甚壯其令銑與諸鎮臣悉心上方略予修邊費二十萬于是銑銳意行之 乙巳延綏巡撫張問行

罷會銑既建復套之議諸巡撫皆難之問行與謝蘭及甯夏巡撫王邦瑞等遷延不應銑怒請于上上爲責讓

諸撫臣于是問行引疾乞休上以延綏有事之秋託疾

規避斥爲民調山西巡撫楊守謙代之效異據實錄銑會謝蘭張問行

等具奏而三編目中亦有借奏之語惟明史銑傳謂銑既上疏請撫臣久不會奏似銑上疏時問行等未嘗會銑也然問行引疾必銑咨照時許之會奏既知其難是以求罷實錄下文以爲遷延不應者似得之今參傳中語而易去久不會奏四字丁未免河南歸德開封等府被災稅糧

又振陝西被寇軍民從巡按御史盛唐之請也是歲

土爾番求通貢時莽蘇爾死子沙嗣而其弟瑪哈穆舊

馬黑亦稱蘇爾坦卽速壇譯見前卷分據哈密已而兄弟仇殺

瑪哈穆乃結婚衛拉特以抗其兄且墾田沙州謀入犯其部下來告瑪哈穆乃叩關復求為地安置邊臣諭還故土仍許其貢明年定令五歲一貢而貢期如制來使益多終嘉靖之世番文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輒羈縻之